

啊哈，原来早已遇见过你

——散记日本的妖怪文化

孙小宁

拜那些浮世绘艺术家，拜黑泽明、小林正树、宫崎峻等一众名导大咖，也拜柳田国男、小松和彦这样的民俗学家以及天然二次元脑洞回路的后浪们的努力，妖怪们在当今的影响，可是四处开枝散叶。

“就算看不见，它们也在那里。”这是金子美铃诗句，也是我喜欢的这位童谣诗人诗中最爱的一句。每重温一次，就为自己的心中所爱，坚定一个守护的理由。2020年疫情漫漫，禁足与半禁足状态一直从寒冬延伸到夏。夏日的户外当然不如屋内舒适，所以无形间，也延长着我和屋中诸物件儿厮磨周旋的时日。我和它们一直有着奇怪而亲密的联系。比如，每当我起念读某本书时，它就铁定处于神隐当中，而一旦不想找了，某日，书架上，它又赫然在目，像是一种挑衅，又或者是被如此无视后的一种反抗。而有双鞋子更神奇，被我网购来时，一穿上走路，就感到鞋子里四处噗嗤噗嗤冒气。恨恨地搁置角落，这段时间再试，想着不行就扔。不成想，穿上后竟哪哪都合适。仿佛，我的动心起念，都被它GET到了，立马敛声静气。在以前，这些事固然让我着恼也让我觉得离奇，但一念过了也就过了。但是现在我想的是，鞋子里面藏了一个淘气小鬼，因为我不理它太久了，中间自己溜掉了。

有此等联想，你或许觉得我该去写志怪、童话、二次元什么的。但我着实没有底气，因为，那本激发我做如是想的大书《妖怪大全》，就稳稳地立在我电脑桌的后斜方，书架那里。近千页的体量，腰封上印着：集合了“764种妖怪、112种神明”，俨然一座神明妖怪界的魔山镇在宅里。以一天认一个妖怪/神明来论，那也得三两年才认全。

日本的妖怪文化，属于古老文化的范畴。但是拜那些浮世绘艺术家，拜黑泽明、小林正树、宫崎峻等一众名导大咖，也拜柳田国男、小松和彦这样的民俗学家以及天然二次元脑洞回路的后浪们的努力，妖怪们在当今的影响，可是四处开枝散叶。而你又不不得不承认，它红得有理。对于时时感觉自己被有形无形框框束缚的现代人来说，那些出没于浮世绘图册、再现于银幕动漫的各种异形妖怪看多了，难保不破壁而出，秒回到那个既原始又天真的远古天地。说来，这也是逃离尘世烦恼的如意法器啊。

当然，我那颗爱上日本妖怪的心，也是随着对日本文化的渐次深入才慢慢生起的。起初，只是观影，日本电影中那些从井底浮出的怨灵，小林正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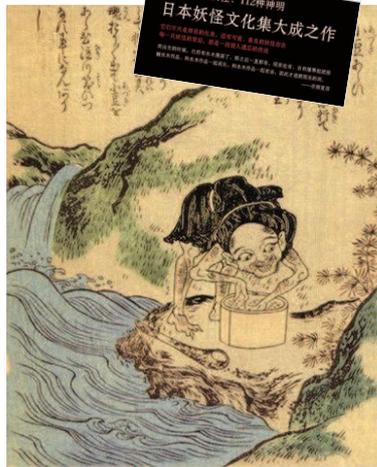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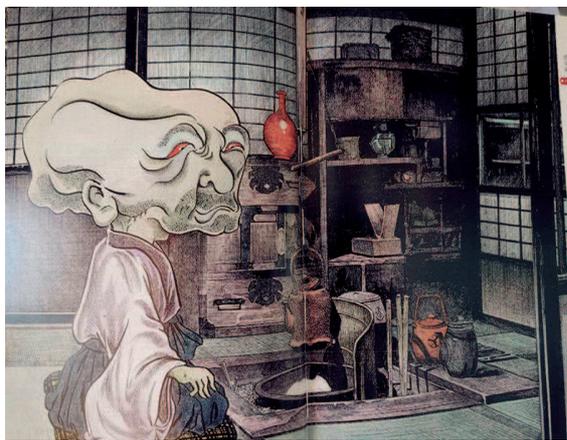
《怪谈》中初看美丽后想疹人的雪女，都在影片音乐与画面的氛围营造中，显露出哀感顽艳的恐怖，这样的妖怪虽然我是无法用心仪来形容，但是，这些片子我可一部没落都看过，因此也就知道，一代代日本导演，对他们文化中的妖怪一脉，暗底里多么痴念，时不时春来发几枝，在片子里就展露一角。连能给你最亲切的日常滋味的是之裕和导演，在《步履不停》当中，不经意间，扫墓的路上也飞出个亦真亦幻的黄蝴蝶来。那在《妖怪大全》中也有的说，只是我不确定，启发是之导演灵感的，是不是水木茂这本。

可爱的日本妖怪街

当然，能让我感知到妖怪形象之丰富多元的，还是一次日本旅行。年初的鸟取之行，因为去到了鸟取境港，漫画家水木茂的故乡，想在回想，真是一次对妖怪文化全身心的沉浸式体验。水木茂在中国，或许不如出生在鸟取别地的青山刚昌有名，后者创作的《名侦探柯南》，已深刻烙印在八〇、九〇后的生命记忆里。但是，倒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水木茂的人气也非同一般。还是用名人来佐证名人吧，录腰封上小说家京极夏彦的话：“我出生的时候，已经有水木漫画了。那之后一直都有，现在也有。自我懂事起就接触水木作品，和水木作品一起成长，和水木作品一起老去，因此才造就现在的我。”京极夏彦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——和青山刚昌同年，可以说，水木茂的鬼太郎系列，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绕不开的存在。

而只有登上去往境港的列车，你才知道，水木茂那些漫画人物，是多么上天入地无处不在。首先，你登上的就是“鬼太郎”号专列，整皮车厢红红绿绿间，全都是“鬼太郎”“鼠男”“眼球老爹”们的形象，甚至舞台上、列车座椅的椅背，都画着一个媚态可掬的猫女。待列车驶入境港，那就算是扎进了妖怪们的老窝。邮筒上立着个鬼太郎，出租车身上印着个眼球老爹，踏上妖怪一条街，妖怪们不是立于路边，就是隐在各店里，还有个妖怪神社，可以占卜吉凶……

触目皆妖，却并不害怕。皆因为每个形象都可爱。夜间重走那条妖怪街，还能看到街灯



日本妖怪也有不少是人畜无害，外加可爱。

投射下妖怪幽幽的身影。非但不恐惧，还生出想全见识一下的渴望。满满的治愈感，一直延伸到回来，之后逛书店，这本《妖怪大全》就被我果断扛回家。新经典的朋友知道我对水木茂感上了兴趣，还送了我一本水木茂自传《画妖怪的我》。

妖怪漫画，可看出人心与情感

水木茂的人生堪称传奇，传奇就在于，他1922年出生，战时虽然没有免遭征兵命运，但他却将自己活成了日本版的好兵斯克历险记。在南太平洋的拉包尔这个地方，他还奇怪地和当地土著处成了朋友，并因此有了当地人给起的“保罗”这个名字。战后他有故地重访，只是那时，他已在战争中因一枚炸弹失去左臂。独臂打拼，他就是这样在战后的清贫岁月中，最终找到合于自己的谋生之道——画妖怪漫画。他因此也被誉为妖怪漫画的元祖。

代表作“鬼太郎系列”最初也是走恐怖路线，后来画风渐暖，也就为他更添人气。《妖怪大全》则是他给妖怪文化所做的另一贡献。不同于鬼太郎系列中的妖怪形象创造，这里面的每一个妖怪都有产地来源，一幅画，寥寥百字，一页就是一个，等于给各地的妖怪立了传，定了型，颇有原典的意味。我在其中也认出鬼太郎系列中一些形象来源。比如归于神明序列的“一反木绵”。在境港，“一反木绵”还被做成“暖帘”、“毛巾”等文创，让我觉得实用又不舍得用。这个妖怪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块长条的白布，风一吹，就能在空中飞，身段软软，顶头还嵌一双怪异的眼睛。如果是夜间，仅飘在空中就已吓人，它犹如风箏线一样能锁人脖颈。想着都怕怕。但在鬼太郎系列剧里，你能看到鬼太郎骑着它飞跃上空，很带感的样子，完全拿它当了阿拉伯飞毯。

我最终没有把那块境港的“一反木绵”带回家，但是带回了那颗爱妖怪的心。

一个妖怪，知姓名，懂来历，渐渐也像能接到远古先民赖以生息的天地之元气。远古是多么好的词汇，想起它就觉得天宽地阔，没有国界。那种亦真亦幻，我在叶芝《凯尔特的薄暮》的优美篇章中，亦做过领略。如今在《妖怪大全》书中，还同时能欣赏水木茂功力非凡的妖怪画。端的是恐怖的恐怖、刁钻的刁钻，但有的又是善良的、痴情的，亦或懦弱羞涩的。“妖怪是人心的投影”，越看越觉得此言不虚。有些习性，分明就和自己一样嘛。

命名也好玩。那完全是人类尚未对自然外界有科学解释时，所赋予的名字。一种十万个为什么的妙想回声。比如，房屋的门、窗为何会发出莫名的“啪嗒啪嗒”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呢？不知道，那就干脆将它称为“家鸣”吧，即一种名为“家鸣”的小鬼妖怪在恶作剧。“小豆洗”（也称小豆淘、小豆磨），看明白了，就是一种类似磨豆子、洗豆子的窸窣窸窣声。只闻声，不见影，多么神秘。再由水木茂绘出，就是一种好玩的软萌。有的妖怪能慰藉人的孤单，你走夜路它就悄悄跟在后面。有的则像是在满足人的虚荣心。下棋的人周围有“围棋精”，吹笛人有声音突然出来叫个好。而当你发现，那个叫“垢尝”的小妖怪，是专门舔舐洗澡桶上的污垢的，你就知道，日本人的洁净观念是怎样潜移默化得来。而那个“柳精”又是怎么回事？一棵柳树也能恋上一位姑娘，然后紧紧抱住她。待姑娘被解救出怀抱，它就莫名其妙枯死。此处真该唱一句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所有的命名其实就是一种相认，尤其是那种见出情感的命名。《妖怪大全》中的名字天真稚拙，还透着一股子纯情浪漫。所以，每次打开目录，我热爱的天平，就在不同妖怪名之间游移。但也颇能透出我某一刻的心迹。比如，如今让我最觉亲近的，是那个“付丧神”。名字看着有点丧，但一想到器物年代久了，是有化妖的能力的。如果不够年代

就丢弃，化妖不成，它就会向人报复。说的就是这个家伙。我对家中物的处置，可审慎多了。

妖怪我也想这样这样地喜欢

说来这也是一种金子美铃式的相信。但又何其美妙。那么多看不见的东西，隐身于你的周围。让你莫名地会生起敬畏、生起亲切。如此一想，那些只笃信一种真理、无视其它存在的人，未免活得无趣。而且，回不到童年。

想想吧。久违的儿时夏夜，乡村老宅中一个空院，一张凉席，一家人围坐纳凉。头顶是浩瀚的星空，耳边间有虫鸣。偶尔席边会跳出一些小东西，远处的漆黑中又有些风吹草动。孩子在这自然的响动之中，会伸出多少只想象力的触角，去感知那身边不可见之物。多么有趣而又宝贵的生命体验，后来又去哪里了呢？好在，还能通过水木茂先生的《妖怪大全》重启。仿清少纳言句式，水木茂曾说：“春，曙为最，夏则妖。”拿这一句做指令，童年的夏夜一下子就又回来了。

但我想再呼应一下金子美铃开头的诗。她另外一首诗叫《全都喜欢》，旅居日本山口（即金子美铃家乡）的翻译家吴菲这样译：我好喜欢啊，这个那个所有的东西。

比如葱，还有西红柿，还有鱼，我都想一样不剩地喜欢。

因为家里的菜，全都是妈妈亲手做的。

我好想喜欢啊，这个那个所有的一切，

比如医生，还有乌鸦，我都想一个不剩地喜欢。

因为世界的全部，都是上天创造的。

读着这烂漫的诗句，我想对她说，妖怪我也想这样这样地喜欢。连同附着其上的所有情感记忆。